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俞山堂別集卷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李潢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助

總校官中書<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湯垣

謄錄舉人<sub>臣</sub>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養山堂別集卷八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詔令雜考一

自高帝以後書檄之類不登詔令及不可以入史傳者錄以備考

高帝平偽周榜

高皇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

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  
蚩尤殷湯伐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  
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  
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効讐有司差貧而復富  
廟堂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  
河死者枕藉于道途哀苦聲聞于天下不幸小民誤中  
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  
蘓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蟠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

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  
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  
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  
起或假元世為名或托香車為號以孤兵自立皆欲自  
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  
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末運難以立功遂引兵  
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  
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土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

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化理未洽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蘓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兵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

四也又詐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  
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實特穆爾南臺大  
夫布哈特穆爾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  
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  
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  
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  
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從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脇從  
罔治備有條章凡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

其罪有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  
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  
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為生依額納糧以供軍  
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  
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剿滅遷徙宗  
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  
日咨爾臣庶毋自或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  
合就備出榜文曉諭教依令旨事意施行右文榜須議



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太守荆營許士傑齎到

與庫庫特穆爾書一

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綺即遣汪河同往為  
生者賀沒者弔安知去而不回復遣人去皆被拘留且  
閣下昔與博囉構釁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  
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  
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外假元名

內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內  
艱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閣下  
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于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  
睦我江淮今乃遣珠展實都率兵深入淮城殺掠人民  
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  
和欲專併閣下此甚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  
連關內反舍近圖欲趨遠利極力支吾非遠計也予嘗  
博詢廣采關中將軍欲為亂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

叙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總遣回  
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

其二

曩自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意  
當此之時博囉提精兵住雲州與京師密邇其勢必挾  
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  
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世則  
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

因考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卹隣國以保宗社至于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前後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心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不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蘓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常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一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

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  
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於此留心方且千里裹糧  
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開新釁也兵勢既  
分未免力弱是以博囉雖死亡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  
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保拒戰於樂安王仁遜歸於  
東齊幽燕無腹心之托若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  
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  
往復之詞耶閣下拘留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

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  
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  
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  
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為國者不獨  
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草  
具待亞父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  
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下  
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意豈得成哉儻能幡然改轍續我

舊好還我使臣救我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從可守後  
患從可緩為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  
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徑唐鄧之郊北趨許汝以安  
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光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  
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  
會俞保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努腹心之疾此時  
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  
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子同謀之母徒獨斷以遺

後悔

其三

自古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而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閣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



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生者  
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  
而得釋者政以此時博囉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  
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  
則恐出博囉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  
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  
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  
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故朝聘以時

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叔圉晉使智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涇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拒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保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

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  
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  
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  
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混撓鼎  
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  
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求士之多聞博  
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迄  
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何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

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于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閣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強敵益增仇讎不解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榮溫英雄滿前何以取勝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與李思齊

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  
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  
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  
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  
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  
興等自為保守庫庫特穆爾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勅  
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

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部落面從然族類不一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足可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漠北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危就

安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使平章楊璟與明昇

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  
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  
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  
資藉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羣  
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  
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

氏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君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



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河江積糧過丘山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茆土之封保先人之祀

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強一隅假息頃刻  
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  
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  
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  
母弱妻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  
心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

與元幼主

朕本布衣昔在田里享承平之樂忽妖賊倡亂海內鼎

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並起此天意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羣雄擾攘不能自寧由是為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衆待天下之清奈何君不能控禦將帥各懷不軌外稱元臣內實自謀未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民於心不忍乃親帥諸將西平湖南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江西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

三人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生民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或知自古無不亡之國能順天道歸我中夏乃上策也未幾邊將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回思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全二千城之衆庶握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

平外夷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  
乃欲與我為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延宗社而欲吐  
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  
三十萬聯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逃遁亦出僥  
倖春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寒則  
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朕以誠心待人  
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保有宗祀  
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大理戰書附

大理守段信苴世頻首拜書上總兵官定遠潁川二侯  
麾下伏聞用兵取天下古今常事然不濟之以寬仁則  
未有得而久長者也欽惟聖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  
方異域畏威懷德不可悉數獨此雲南屠使匿逋梗化  
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得已者歟是以麾  
下奉命統領大軍三道長驅一鼓併進席卷曲靖瓦解  
滇池武功神速曠古希有非天之助順何以及此況乎

今日之事關繫改朝換世順天應人邇鄙賤微敢不臣服緣走報者流言麾下之兵所至烈如猛火玉石不分遷其土著虜其妻子一二之說尚未信三四言之弗免疑以此畏縮而不敢即也夫雲南根係白蠻故地稱為遐荒歷代所不能臣秦漢之際始通華夏亦不過遣使來往蜀諸葛孔明不留鎮兵而諸夷信服唐鮮于仲通調十二萬之師而竟敗績皆蒙氏以前之事史書之所具載也方之當今彼奚足論竊念我段氏紹蒙有國

抗衡趙宋三百十有五年會元朝翔興以小事大首先  
內附特命高祖武定公仍舊管領大理部闡會以建昌  
威楚姚安鶴慶東呂騰衝等處州城并三十六酋長悉  
聽節制撫綏降順招討未庭閱十數年民心乃定然後  
創設行省列置各道衙門累代宗先沐恩榮仕為守土  
計一百三十年于茲忠孝相傳一心無二間為紅巾陷  
滇兄平章信苴功仗義宣勞克復省治梁王反政被奸  
臣沙喇托歡布哈等妬譖謀害乘釁圖我城池兵連禍



結疲耗多年信苴世與左右丞信苴寶為兄殺父之讐  
義不與共戴天適元君失位無所控訴嘗修表南進納  
款請援以為生靈之計至普定被執銜冤忍抑馴至于  
今彼此曲直之情衆所共知幸賴天聰無遠弗達曾遣  
叅政張普招懷諭以來領雲南王金寶之詔只得口傳  
弗獲欽承然而信上國必無食言之悔也茲者幸蒙麾  
下與吾除報復讎感佩不淺正喜躍間俾來持榜布諭  
信苴世拱闕拜伏外所謂民心向背基於撫虐天道損

並應於謙滿可不戒乎且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莫若班師罷戍奉揚寬大儻賜繼絕舉墜庶副蒼生霖雨之望比備禮儀朝覲以來先遣張元亨詣麾下聽諭仍抵中慶大營煩為差軍遞送是荷附此卑懇干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所有事宜去使悉稟書不復載伏乞照察不宣壬戌正月二十三日信苴世拜呈總兵官征南將軍檄示大理守土段信苴世嘗謂智士審興廢之機達人明向背之理豪傑之士各因其時而用心故能勒

名金石垂勲不朽若反其所宜未有不敗者也曩者元  
季之衰君昏於上臣虐於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念生

民之疾苦上下情乖教養道喪馴致亂興海內板蕩羣  
雄競起疆宇瓜分大者連城建國僭王侯之號小者乘  
輅伏鉞擅生殺之權萬姓流離肝腦塗地之亂亦已極  
矣於是天厭元德命我聖皇經綸草昧掃蕩欃槍天戈  
所指瓦鮮冰消神武惟揚電驅席捲寰海之內莫不來  
庭日月照臨罔敢懷二桑麻遍野謳歌盈路雖三代之

威未有過於此者也。眷茲南徼，獨為異區。恃其險遠，蟻聚蜂屯，累常遣使諭以禍福，而乃愈肆猖狂，殺我使命，納我叛臣。是以聖皇赫怒，特命諸將奉辭討罪。兵臨曲靖，其雲南達爾瑪等未識天運，捧土塞津，欲以三萬之衆來拒王師。一鼓土崩，遂爾擒獲。因乘破竹之勢，追取彼敗亡之餘，直抵滇池。元惡自經，餘黨款附。又烏撒、右丞、實保等糾合東川、芒部、烏蒙等郡蠻夷八萬餘衆，進臨赤水，扼我偏師。當選精兵倍道兼行，由可渡橋而前。

出其不意入其腹心彼衆聞之蒼黃而歸首尾受戰大戰移時渠魁授首降者縱歸田畝戰者血濺郊原不月之間千里寧謐其東川等路土官左丞勝右等鑑彼覆車之轍遂輸款附之誠籍其兵糧納我戍土已為申奏榮寵有期又若越州土官龍海豺狼之心行同異類始降而終叛惑衆以誤民邀截道路潛害官軍再諭不伏自取滅亡惟爾大理僻在南鄙未嘗遣使詢於父老咸謂汝段氏繼蒙有土四百餘年元世祖南征段興智段

福祥以全城內附又率蠻衆從師伐宋爾祖段實繼任再續勲勞累官參政子孫相承綿至於今亦可為名世之家矣故遣行人招汝使行之際復有一二降人言說達爾瑪旋拒天兵汝嘗遣衆來助聞敗而歸實係蠻夷難以德化必須蕩平吾念其中亦有聰明特達識機知命畏威懷德之人是以決策而遣之今者書來乃云吾兵烈如猛火向者曲靖烏撒之戰兩兵相接白刃相向勝敗存焉况兵行萬里深入重地人自為戰當此之時

湯武不能施仁雖欲不猛其可得乎至若遷其土著虜  
其妻子則未知所遷者誰歟達爾瑪之敗就陣擒獲不  
啻數千斯皆應殺之人吾尚不忍盡撫而釋之達爾瑪  
見在余不悉舉此衆之所共知也乃云諸葛不留鎮兵  
鮮于仲通敗績而返夫諸葛固亘古今豪傑之士然當  
此時吳角其南魏騎其北潛師而遠征恐二國聞知以  
襲其虛擒獲之後諸葛豈不欲留哉顧力有不贍耳遂  
留其渠帥而用之斯蓋一時之權宜非經世之良法也

鮮于仲通者因楊釗以進出自屠沽謀不及遠玄宗享國已久荒淫日滋天奪其魄羣小用事遂以斯人為師彼豈將才哉國中特以此為報恩之具耳君臣知人若此安得不敗乎方今天朝聖明在上賢人在位封疆萬里雄師億兆玄闕之北日本之南偏師少舉無不景附豈以此一隅為意耶新附州城悉署衛府廣戍兵增屯田以為萬世不拔之計又豈有兵久生變之弊哉固不足論也若夫領寶之說斯蓋梁王未敗之前吾王有憤



其不臣殺我使者故有是命汝於此時若能發兵犄角  
共滅雲南更立功勲一心王室庶副前約今者天兵南  
下汝反率衆為彼聲援聞敗而遁不加爾兵亦已幸矣  
又敢大言以祈前詔乎果若人言蠻夷難化者信然矣  
足下援引古今鋪陳得失則厭聞矣今者之來但知奉  
命有罪者誅無罪者安置若急降服當即奏聞區區欲  
但遊說相玩則不如深溝高壘以俟兵至欲為城下之  
盟必不可得汝其察之毋悔毋忽

前書張元亨所有情實備在簡牘據全參政楊員外不  
即回程一節本待張元亨至就引我人出降庶免往來  
煩瀆竊恐麾下譴責常遣人賁其書赴營哨報如區區  
進款白巖之故蓋以彼此說話近便兼護百姓布種殊  
無他意斯言於秦鎮撫處附托相似不達為蒙麾下懷  
疑又令滅楚耆宿蘇世等來吐肺腑為書專州判李明  
賁書未知到否今有奸細人奴勝窺測我形勢探問我  
事機已行捉獲不忍加刑放去然而大賢君子既以取

天下為事當以至誠相待豈可以詭偽之小計鬼崇之  
微患施諸人乎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吁人而無信其何以  
行之哉近日聞知麾下將我去人執繫下獄以兩國戰  
鬪使在其間往來自古有之殺死一二行李何益於事  
我雲南僻在遐荒鳥雜獷悍最難調化歷代所不有者  
以其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語言不通嗜欲已異得  
其民不可使故也至漢武帝不思先王之道窮兵于滇

池海內從是虛耗唐玄宗不忍邊夷小忿逞武於蒙氏  
全軍以之陷沒搆多事之禍以貽後人遂使川蜀交趾  
連年為中國患此可以見兵威之不足恃也恭惟今朝  
遵守三代之典章草漢之故弊絕無凌弱暴寡之心惟  
有除殘救民之政故我段氏納款意在封王入貢靖郊  
涓塵之勞望天地涵育而已是以不應中慶之救援不  
預曲靖之迎敵控品甸三營之地旋羈金齒雕題之夷  
類謹守信也拱候上命豈意麾下復生猜忌猶豫不決

信任而不果也哉區區願罄一得之愚若能彼此歆血  
盟誓罷威楚之戍勸諭農民及時布種撫恤凋瘵招懷  
來庭容以大度示以大信俾元元各遂其生共享昇平  
之樂不亦美乎或有不忠不義之咎發兵討之亦未為  
晚庶使中原冠帶之人得免荒野暴露之勞他鄉流落  
之苦弗如是惟恐瘴毒日重疫癘日興師老糧絕萬一  
失挫奚翅為天下之嗤笑亦負段氏厥初之所望又為  
西南諸侯之恥辱矣揚員外回必能道其詳書不盡言

金史卷八十五  
伏希裁察幸甚不宣

信直世詩

長驅虎旅勢桓桓深入不毛取暴殘漢武故營旗影密唐  
元遺壘角聲寒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最難  
擬欲華夷歸一統經綸度量必須寬

前者專人敬詣轅門獲奉檄示披誦再三惶恐無地所  
云吾是武人不通經史前代得失則厭聞也愚聞先民  
有曰葛藟之言聖人擇焉况乎經乃載道之器史乃紀

事之書有天下者舍此其何擬哉且夫武以定亂文以  
守成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不通之說必謙退耳至若  
民之休戚政之得失許諸人陳言其有可采舉而行之  
優加擢用如無可采不加罪責有國之典甘然本宜開  
言路招規諫以來天下之善設若厭聞則諂諛至忠直  
去將何以治乎又為深溝高壘以伺兵至者方今天下  
一統四海一家日月照臨罔不臣服以予邇鄙草芥輒  
以一撮之土恃險負固獨限於覆盆之下不覩於大明

之光雖愚且昧必不為也然而城池之險出自天然不  
假人力焉用勞民苦築施私智之功圖其堅利乎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雲南已為  
麾下之所得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既得其心  
則中外一致又何親疎之辨矣愚謂留客兵而鎮有泰  
山之損無鴻毛之益仍土人而守有貢賦之利無供給  
之害是以三代之所不有者知此道也漢唐之所以勞  
兵者逆此道也觀聖詔有曰爾雲南自漢通中國唐宋



以來封王入貢爾段氏果能順上招下克平之効則治  
愚昧之罪未知賢意若何伏惟麾下速耀皇威所至皆  
輒擒而復縱功不下於孔明勇而有謀才堪敵於方叔  
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冤歷代以來未之有也矧  
閩外之事將軍則制之何所猶豫而疑哉誠如愚向所  
陳皆吐肺腑以請況予與汝既無殺父之讎又無財債  
之怨無故交鋒接刃相害性命真乃不祥汝之取中慶  
者辭曰除暴濟弱固其宜也汝來戍鎮威楚彼處之民

有何辜也今以汝等耗民之食是絕其命取民之財是剗其心虜民之妻是亂人倫遷民之土是拔其根則予之應其勢有不得已者爰念汝等俱係腹裏冠帶之人於千萬之數中豈無百十達士得此雲南於汝何益不得於汝何損驅虎豹之銳旅搏魚蝦之醜類是何心哉故拳拳寄書招諭之以禍福據西南稱為不毛之地易動難安即日春氣尚暄烟瘴漸重污穢鬱蒸染成癘疫拒汝不假礪兵殺汝不須血刃四五月雨水淋漓江河

泛漲道路阻絕往復不通則知汝等疲困尤極糧絕氣  
敝十散亡八九十患倒六七形如鬼魅色如墨毛髮脫  
落骨脊露出死者相藉生者相視欲活不能悽愴涕泣  
殆及諸夷乘隙四向蜂起弩人發毒箭弓人激勁矢弱  
則邀截汝行強則圍擊汝營逆則知之汝進退果狼狽  
矣莫若趁此天晴地乾早尋活路全骸逃歸鄉里但得  
父母妻子一日完聚之樂可瞑目而無憾也雖以軍律  
論豈有盡誅之理哉寧作中原死鬼莫作邊地遊魂汝

宜圖之

倭國求通表

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權欣睹中華之有主爰致夷狄之向方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無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

里尚然不足而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  
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  
賓周武至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兵之策小邦有  
却兵之謀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  
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帥起竭國之兵來侵臣  
境賀蘭山前卿以博戲倘君勝臣輸則滿大國之策設  
若臣勝君輸翻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戰  
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危年年進貢於丹墀

歲歲稱臣於上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詔令雜考二

與魏國公書

吳王令旨見為征討廬州城池事除令安慶翼元帥朱文輝總率畢家等寨軍馬收取舒城及調監軍周或節制同知程德權與同曹平章監點軍馬取由便道駐劄

伺候總兵官到日攻取城池外今委中書省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平章常遇春胡廷瑞金吾侍衛親軍正都護馮國勝雄武衛親軍指揮使傅友德等大勢軍馬直抵廬州務在搶獲渠魁克取城池依奉施行者

龍鳳

十年三月十六日

吳王令旨見為應援安陽攻取廬州城池事今委自中書省右丞廖永忠統領各衛軍馬前去總兵官中書左相國徐達處參隨征進聽受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五月闕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省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各衛軍馬直抵荆襄湖南等處點視城池撫安軍民依奉施

行者

龍鳳十年八月初三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各衛大勢舟師馬步官軍前去克取淮東泰州等處城池撫安

黎庶大小官軍悉聽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領各衛大勢軍馬進取張寇城池各衛將士悉聽節制依奉施行

者

龍鳳十一年  
十月初九日

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  
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  
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陸萬餘衆然而俘獲  
甚衆難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  
勇猛的留一二萬若係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  
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

龍鳳十一年十一月

初五日

親筆前去教總兵知會前日廬州俞平章報說安豐軍  
情緊急教早發軍去應援二月十九日再差人前來家  
中說那廝也則是這般樣子我每船守沙河口修東正  
陽他連日把馬哨一逢東正陽回去下在劉備城下多  
日無糧依舊退回安豐不知已後事勢今再差人報與  
你總兵官知會你每那里若是擇的馬軍時便差馬軍  
來擇不得時也罷

龍鳳十二年二  
月二十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

高郵城門無令賊人得出委付常平章固守海安等處  
量撥官兵固守泰州城也你將本部精兵及水寨慣戰  
官軍并常平章摘撥軍馬親率渡江徑抵宜興勦捕賊  
徒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  
二月二十日

令旨說與總兵官知會二月二十一日參軍都事到家  
說稱海安埧上除孫指揮守城其餘軍馬都來泰州抹  
子上教常平章上水寨這幾說都好江淮省也無甚麼  
事前日報那邊軍馬事執輕重不一俞平章取軍緊急

大概本官自來不曾獨力主事所料未到是以取軍功  
切近日報來安豐止則添得竹二一支人馬欠五千人  
這幾日安豐無糧本軍將欲都退不為大害你每且休  
上船來我這里又聽說張九四軍好幾支過江了你每  
且將軍那在泰州等他來攻海安殺他一場再做商量

龍鳳十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

前差小先鋒軍中說話取劉平章薛參政領軍馬五百  
來家去安豐廝殺這等賊是俞平章取的緊為這殺便

來取來如今俞平章見那里事慢却又差人來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這箇比殺人那箇重當城破之日將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倒無可論擄了妻子發將精漢來我這裏陪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  
三月初二日

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  
小軍數多頭目不會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係便降係  
是泗州頭目青旗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  
三月已裏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者依

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  
三月初四日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將領官軍三萬名乘船并  
軍馬二千名前去克取安豐城池其餘官軍留於淮安

鎮遏仰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  
四月初二日

今再差尅期賫批前去教左相國與同委官朱文正會議須要留下精細能幹邊上頭目鎮遏淮安編排隊伍務要防姦此城係新降軍馬理宜乘大軍兵威在彼事斷其初若不如是正軍起去多留鎮淮安少恐編排隊伍有不得頭目做的怨怒一生不可不防就編伍之時有明白倔强不伏及深藏機密暗地抱怨似這等人休與軍管休留在淮安就乘兵威在彼徐徐起發前來務要力行其安豐攻取竹寇不可遲緩急宜速去到彼必



擒此徒如經過濠州虛實動靜降與不降畧看便過仍

留韓平章攻取

龍鳳十二年  
四月初四日

親筆直至安豐總兵官軍前知道即日徐州參政陸聚  
差人賫到公文說稱王保保遣水陸賊黨欲犯地方告  
兵策應為此教尅期來說與你知道軍前將安豐賊寇  
已行困住量必有可獲其大軍內摘撥方便船隻能幹  
軍士頭目前去徐州殺獲賊徒救護城池就觀王保保  
軍勢若何批至速差軍船前去毋得遲慢

龍鳳十二年  
四月十六日

三次據江陰報賊依然在范蔡港扎不敢上流此計專在掣兵餘無攻城大戰之計軍中止教廖右丞回水寨大軍不必動江陰頭目每也這般說將來鎮江那軍也教回來他在江上如此怠慢一月之後我必尅泰州泰州尅江北解然此每軍中好生用心關防今就教江陰來使往軍前見總兵官你再省會他來使教回江陰

年

日親  
筆

吳王令旨命右相國徐達做總兵大將軍平章常遇春

做副將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征取浙西蘇州等處城  
池招撫軍民仰大小官將悉聽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  
十二

年八月  
十一日

教總兵官徐達常平章知會姜偃黃橋但係民軍往來  
路道處所彼處之民不許屯集於這幾處果係復業人  
戶許令散居元宅一旦有謀時刻如何便聚集起此我  
之利也店市之民不可屯於要道理合移於水蕩中間  
沙洲處所拘其船隻使民智勇不能施亦我之利也平

定通州別行處治若使遣發為軍恐通州下面左右之民聞此一聲速去之心甚重彼各持刃與我相拒未可

也軍中再思

龍鳳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十一月初三日內使來報捷音已見來降頭目姓名一名名分曉今差內使李順賁批前去軍前教總兵官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知會黃船到日可差精細官人及伴當人等管伴押解頭目王呂朱梁及一應大頭目星夜赴宜興上岸鎖項前來其餘小軍節次如法押送赴

京我自作區處其賊人首目毋得久留軍中恐防有詐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初十日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  
高郵城門毋令賊人得出委付常平章固守海安等處  
量撥官兵固守泰州城池你將本部精兵及水寨慣戰  
官軍并常平章摘撥軍馬親率渡江徑抵宜興勦捕賊

徒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十二日

劉都事來說土軍王儼被和必瑪勒殺了他王信王仁

見圍了和必瑪勒你每可間道差人去與王家通

十二日

親筆差人前去泰州軍前教同知於今月遲一會

吳元年正月

月初九日

親筆前去軍中教總兵官左相國知近聞知淮安頭目  
陳律色并元帥三十名又有蘇州城內走出來降的馬  
軍院判元帥萬戶五名及李司徒下桂齊一十名此等  
之人見日久蘇州不下密地打話甚有奸意就你跟前  
小人兒知道不敢對你說今發親批至日火速差人牢

固伴解前來庶免憂慮批至母分星夜

吳元年正月十二日

親筆敕總兵官大將軍副將軍知正月二十六日尅期  
翟格爾到京方知平章十九日自杭州回至軍中更見  
杭州事體皆定有人從杭州來說平章省會來降人衆  
甚是磊落不詐正合我之本情今爾兩員大將一員杭  
州去一員率衆攻蘇州爾兩員所辦之事皆使我無憂  
我喜我喜今就差人前去你兩箇處說知蘇州既圍定  
了可將虎賁士一衛盡數發來

吳元年正月親筆

總兵官處問瘦朱兄弟及江上殺死我軍逃去的沈十見在何處營內留下馬的官軍每姓名開來教我知道等那廝來時好合那廝說話軍中切記尋蔣英劉振牛鎮撫熊天瑞及各年叛將的軍人都教拏來

正月二十一日

吳王書諭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將等二月二十一日剋期來齋至所稟事務件件詳細一一皆聽命令而後行此古賢臣之當為今合其道然而吾觀於內事務多有軍中可以不稟便行者數事今後軍中合用之物急則



從急緩則從緩庶幾便當吾與諸人同起於淮地十有  
六年今事業已成諸將臣我之心愈見切切社稷之隆  
邦家之固真可見矣昔鄧禹見光武諫曰今山東未安  
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  
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子女爭用威力朝夕自快  
而已非良臣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此更始  
之不才諸將狂愚終為漢光武鄧禹君臣之所得往者  
湖廣陳友諒姑蘇張士誠兵非不多將非不廣錢糧非

不足奈二生皆效更始之所為諸將亦效更始之部屬  
以致今日為爾諸將所得近聞軍中有民人生理鄉外  
無擾諸將歡和爾等馬得不與鄧禹同名於天下乎

吳元

年二月二  
十一日

竹家迤北將來的軍一箇也休放在那安豐在家軍十  
分為數將五分來搨的便將來善的放在那里

二十  
一日

大軍自下山東所過去處得到迤北省院官員甚多吾  
見二將軍留此等於軍中甚是憂慮恐大軍下營及行

兵此等雜於軍隊中忽白日遇敵不便夜間遇偷寨者

亦不便況各各皆係省院大衙門難以姑假稱之

二十一日

親筆至日但有權柄之官員無分星夜發來布列於南方觀望城池使伏其心然後用之決無患已如濟寧陳平章盧平章等家小東平馬德家小盡數發來至京之後安下穩當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舊官去處言信人

心可動

吳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親筆前去軍中教總兵官大將軍左相國副將軍常遇

春今為太倉守禦人員事教你每知道即日選到舊日  
隨軍渡江頭目朱禹係黑張副使跟前的今於宣武衛  
充千戶文書到日教充太倉衛指揮副使就做太倉衛  
總兵官新降的那普萬戶教充僉事封印一同守禦見  
守太倉千戶劉衝提回軍前聽調

吳元年四月初三日

令旨教徐相國可將水陸軍馬二萬人前去取攻興化  
高郵淮安此數城賊兵高郵軍民不滿五千淮安僅有  
六千人興化不過是衆百姓自守水陸軍揚州取四千

五百直擣高郵南門西門泰州軍前將起一萬五千人  
共輜二萬人常平章屯海安別令能幹頭目領三千人  
守海安城平章軍屯於海安城四外不時出沒巡哨通  
州鹽場等處是必小心張冠見我軍馬去攻淮安深入  
淮地離大軍甚遠必來與常平章廝殺不然使大船於  
鎮江上下攻畧地面所料不過如此你每有的高見識  
尋思說將來這帖子須要拏去教常平章也見除打高  
郵淮安興化軍馬外其餘不問軍馬都教常平章領在

海安征守那里地面

吳元年四月十四日

再贅我的見識則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  
隨著你每意見行著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有見不到  
處教你每難行事也

十八日

差人去軍前徐相國常平章跟前取莊元帥青旗李蔣  
郎中王指揮李司徒處新發遣看沂州軍馬除土人外  
實有多少正軍如正軍數目較多時務要俵在益都濟  
南濟寧徐州邳州俵了之後老小完聚畢日却將馬步

精銳軍挑揀隨軍征進大頭目老小逐時隨機都發來

淮安

吳元年八月十六日

吳王聖旨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做總兵征北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做總兵征北副將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前去征取中原等處城池招來軍將安撫人民大小將士悉聽節制依奉施行者

吳元年九月初二日

教總兵官將各營內新舊見在馬匹數目報來毋得隱

瞞就教小先鋒將手抹來回話

初二日

近有一箇穆爾齊一箇面前須要一發取來

闕

其士指

揮教徐相國止以差使發落回來

闕

除文書上有名字

外餘者閒人雜人教盡數發來俱母容留在軍中

吳元年九

月初三日

如得王信沂州若是善降了得其京城本部軍令兩衛  
權行守禦沂州將王信父子老小盡數起來淮安軟拘  
王信不可離了左右如得了益都濟南濟寧三郡每郡



除益都令一衛軍馬守禦王信本部軍就留五千共一  
萬人其濟南濟寧亦同這箇緣故務要將王信軍馬指  
以守城為由分散各處王信軍既在各處聽調家令各  
處守禦指揮索取各處軍人老小完聚亦令守禦沂州

指揮隨時

吳元年九  
月初十日

今差小先鋒前去總兵官處議撥馬軍二月十八日江  
淮省俞平章差王執印來說即日竹二將馬八百匹步  
軍九千共計萬數自柳灘子渡入安豐如今水起拏住

人問說蔣見在陳州整船隻護送糧來安豐為這般俞大舍見領船劄在東正陽修月城守了差哨船哨沙河口絕他來的糧道安豐城裏見無糧食便添上這軍一發食用的無了如今竹二見領馬離正陽七里地劉備城劄與我船軍每日對陣至晚又回劉備城馬止有八百內有用者少為這般俞平章差人來說添得馬軍來與那廝殺絕住糧道安豐先下竊詳俞平章所說北方來的人馬不過則是這些時下如此若不與戰絕其糧道先

奪安豐恐為後患我如今教小先鋒來你每軍中若擇  
得劉平章薛參政於內選五百好馬來前去聚著廬州  
家裏馬軍火速去殺那廝一陣了便來你每商量好時  
便發來如往要機密著不要人知

初十日

與徐常馮

即目王保保今秋八月十五日已將關中及潼關失了  
又被張思道李思齊追過潼關兩日路程孔興托里巴  
天保努兵入三晉俞寶棣州大勝殺王保保軍馬三陣

追過清河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得了馬多即目王保保  
起了百姓往北去當如今汴梁南陽唐鄧等處俱各不  
寧河南府八月內被洛河水發漂了三千餘家倉糧流  
了一半這的是迤北消息如今你軍前但得張家一大  
陣時便將任亮及他那軍發來我自的道理虎兒將批  
你看

吳元年九月  
二十一日

吳王親筆差人齎至軍前教左相國徐達知會今後就  
陣獲到冠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典刑近

自十月二十五日二更二點都督府斷事牢內所禁  
張寇首目二十四名將牢子打死逃出城外至龍灣三  
更時分將一隻解軍需的船拏去隨時跟捕去龍灣發  
快船跟趕必是可獲今後不必解來

吳元年十月  
二十四日

這廝每好歹先救高郵他有徐左丞領過的人馬王保  
保再添他些他那里水路旱路都便當他馬步必從天  
長路上來徐便後水路或是射陽湖來興化由瓠子角  
或是寶應來北里來的王保保軍馬必是欺著我軍馬

他來太師營那里曹元帥守的那里廝殺可先整兵在  
高郵候他來拏那廝通州有張九四外甥兒在那里這  
兵是疑兵必不敢便到海安你每可作急整理高郵二十四日  
沂州已下未知總兵攻取山東何處若取益都黃河內  
必撥好將將新舊黃河但係王保保人馬往來要路處  
絕斷勿使救兵往來我官軍得以自在攻取山東城池  
如能先取益都山東邊海城池為我環裹於內豈不囊  
中之物可不取而招來此說係是坐家之論軍前隨機

應變又在自謀勿以我遠料之言為必然

吳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沂州既下王信來其部下得力頭目盡數收拾與王宣父子等管解來但係能幹頭目勿留於軍中勿聽巧說頭目解起軍人全用然是全用須要分於各郡隨我軍征守每軍各帶老小於所守城內住坐止可數千調用不可滿萬

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若山東城池都下止留萬軍守益都其餘衆守濟寧濟南其大軍進取燕冀河洛然後相機而動兵馬既往濟

寧濟南益都其徐州可添舊軍守禦其王信守梁城頭  
目其名克誠者得之可行枷解來陸參政知此意只教  
陸參政尋此人吳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差梅右丞弟去  
軍前

皇帝聖旨說與徐丞相如下了慶陽時教馮都督掌總  
兵官印信總領大小將士軍馬屯駐慶陽節制各處城  
池合用軍儲從長規措置如少時間百姓每借助此供用  
其鞏昌臨洮蘭州等處見守的官人每都不動如軍馬



少處添撥將去務要安妥再看蒲州四外寧靜不用軍馬守禦時教康同知將見領軍馬分二停親自領去山西省守禦提調太原平陽城池留一停添守陝西其各處城池都要擺布守禦停當然後徐丞相同湯大夫將領一千馬軍回來商議定功行賞那守鎮邊城的官人每先將照會去與他誥命送在各官家裏我與大將軍安葬鄂國公常平章了時隨後一同親往軍前定奪守邊今教李平章吳僉都督去軍前與總兵官定議各項

事務了畢吳僉都督就在慶陽馮都督處駐守教李平章去陝西省與耿僉都督一同守禦宜令准此

洪武二年七月

十八日

皇帝聖旨教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做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做左副將軍右都督馮勝做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做左副副將軍御史大夫湯和做右副副將軍總率大軍征取地方大小將士悉聽節制宜

令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十七日

皇帝制諭征北大將軍徐達副將軍馮勝鄧愈湯和朕  
起布衣爾等備知近為浙江左丞胡德濟怯陣本將軍  
合為之事又乃行如前來此非古將之風爾等豈不知  
穰苴莊賈剋期會軍之令却從軍中解往京師以君問  
彼之罪若以凡慢功之人一一解來天子處治人必料  
將軍不敢擅自殺人人皆慢功則將軍之威名何如常  
言曰閫外將軍令若將軍為立千萬年美名凡有犯者  
不必送於天子須當以斬斫自由若胡左丞至京師緣

治國與治軍不同念其救信州之勇守諸暨之功不忍誅之似此將軍難以率衆今後但有犯令者將軍當依令斬砍自由可依奉施行者

洪武三年四月初五日

說與大將軍知道恁四箇好生議的穩當將着那軍馬合往何處征進呵便去說那甘肅省也無甚麼軍馬如可守時節就撥人守了其餘那土番西蜀的那些地方可就將軍馬收了那里了大將都把大江裏下來省氣力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

軍中便當處便行到那有騾馬的地面呵連羣教頭目  
每趕將此來臨濠我看就臨濠收養別無甚麼說的緣  
故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  
留他一箇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後就

留些守西蜀便了

洪武三年四月  
二十日夜時

得了西蜀留守官員姓名開後

唐都督 陸都督 陳都督 何文輝 王文簡

周立 耿三等

其餘留守蜀內邊城處皆能幹千戶守之聽成都調遣所得蜀軍就留參了舊人守鎮其西蜀頭目盡來赴京凡守禦千戶從大將選精銳的有見識人守除守四邊外成都留兵三萬

洪武三年四月三十日筆

如今北平都衛裏及承宣布政司裏快行多是彼土人民為之

又北平城內有箇黑和尚出入各官門下如常與各官說些笑話好生不防他又一名和尚係是江西人秀才

出身前元應舉不中就做了和尚見在城中與各官說話

又火者一名姓崔係總兵官莊人本人隨別下潑皮高麗黑閨隴問又有隱下的高麗不知數

遣文書到時可將遣人都教來及那北平永平密雲薊州遵化真定等處鄉市舊有僧尼盡數起來都衛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盡數發來

一名太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目在各官處用事又指

揮孫蒼處有兩箇回回金有讓子家奴也教發來

皇帝聖旨教魏國公徐達前去北平整理城池操練軍馬仍教濟南等衛指揮僉事盛熙等統領軍馬跟隨魏國公聽調宜令准此

一合調軍馬

濟南衛指揮僉事盛熙領本衛官軍二千戶

濟寧左衛指揮僉事房寬厲達領本衛官軍五千戶

青州衛指揮僉事周興領本衛官軍四千戶



萊州衛指揮同知胡泉領本衛官軍三千戶

徐州衛指揮僉事司整李彬領本衛官軍二千戶

洪武四年

正月十一日

皇帝聖旨教太傅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前去山西整點城池操練軍馬凡有調遣迤西迤北征進從便施行太原朔州大同蔚州東勝軍馬及新附各降軍馬官員人等悉聽節制宜令准此

洪武四年七月十三日

皇帝聖旨教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做總兵官

征北大將軍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做左副  
將軍右都督宋國公馮勝做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做  
左副副將軍中山侯湯和做右副副將軍統領內外各  
衛軍馬於北平山西等處從便駐劄相機調遣仍令大  
小官員悉聽節制宜令准此

洪武六年三  
月初十日

說與大將軍等王保保此來恐非實意謹防虛詐鐵冠  
曾言子月有戰此人今來其前賊普賢努鼐爾布哈庫  
庫德濟賊衆恐烏合來擾我邊不可不防其王氏被疑

逼而逃近塞上或有之不可全信不可全不信廣伏精  
兵務討實信前者京師發去拏獲的當道驢可放過去  
盧國公孩兒亦教去爾等諸將出入塞上非一二千騎  
不可輕行曠漠中忽遇勁敵子細子細

洪武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皇帝手詔諭大將軍徐達兵書有云制人而不制於人  
卿等率軍塞上已有日時其中動靜衆寡王保保安得  
不知多算勝少算況無算乎此兵法之確論近有自軍  
中來者言及王保保處逃軍一名盜彼印信前來我營

觀其來意甚篤然而古之智將有鬼神不測之機今吾  
為將軍籌之爾所率者騎士皆前日王保保部屬力不  
及隨征舊主安知心地果然乎吾所諭者但恐來人入  
間當以誠待亦以機防以備不虞勿使與人暗言恐中  
奸計勿誅降人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今王氏力微  
智思無數不可不備當籌之萬千勿欺敵勿忘機保全  
諸軍不戰而屈人兵乃為上智卿其勉之

洪武六年閏  
十一月二十

與曹國公手書

保兒知道

李文忠  
乳名

如今爾做總兵官調遣北平通州永

平蔚州大興等處軍馬務要恩威允當機謀中節毋得  
妄行事務前常平章在時軍中合用之物本官設法指  
取並不曾缺了凡守禦城池官員他亦能知誰可誰不  
可蓋本官調遣諸人能知詳細這幾年來我不曾臨軍  
中次等頭目多不知所行得量如何所以徐常二將軍  
在外多用至誠報我所以不疑動止大軍之權都教他

每去施行今常已無了使我如失手足爾在通州住了  
幾時忽往北平去教孫華二都府官將那軍隊伍務要  
精細毋作虛名錢糧儉用庶使我不費心力爾若不能  
似前將鄂國公我那憂煩何可當也爾當體常平昔調  
兵施行

洪武二年七月  
二十四日親筆

親批付男朱文忠

初蒙賜姓為朱洪  
武三年始復姓李

六月初四日威平

見陶元帥率兵前來添力守禦城池俟秋涼水枯方遣  
還營如陶洪元帥并大小頭目軍人至建興翼多加撫

恤母得妄分彼我有失頭目軍心一旦誤事得知罪犯  
不輕更有守禦南門元帥葛俊多有謀勇張賊前來數  
遭是不失利皆能處亦與多加替我撫恤使頭目心安  
只此親批付陶將去不及印

六月初四日批示

再行親批如軍人到速支按月糧米謹省 押

親筆說與保兒老兒親筆至日無分星夜將貴行糧取  
直選便路至大將軍徐丞相處作急作急

洪武二年八月初五日

說與保兒老兒火速將兵星夜前往軍前大將軍處一

同破王保保去的遲時候了事不便兵可取孟津渡河  
由洛陽陝州潼關入陝西省至軍前不然時別路恐轉

了作急行動

洪武二年  
八月十日

說與保兒老兒如今大同張都督言老韃靼於該里坡  
駐扎孔興托里巴軍馬與彼聲勢相應為武朔等郡人  
民被害若你不曾到總兵官跟前時可差人去總兵官  
處計稟了可以往西京大同去時軍馬一到時必有大  
勝若已到總兵官軍前時且守西邊界首不必再動候



來春再舉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上多知備細  
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落些兒也那里直要我都  
料定今後但凡近處遠處有聲息機務相應調兵便行  
不必拘滯恐誤事機不可不十分小心謹慎用心調用

洪武二年九  
月初八日

皇帝手書寄駙馬李禎今年正月保兒帥師北征大獲  
勝利勇冠三軍威鎮塞外在朕歡忻於禎可賀然今既  
回京速遣還家省侍禎當更加多訓勿作非為使滿朝

稱善豈不偉歟臨書誠祝想宜知悉

洪武二年十  
二月初八日

說與孫華知道保兒老兒做總兵官你那里在城馬軍  
都併過鐵鎗好漢便要不好拘了馬選好漢騎我這里  
發了三四百併了鐵鎗的人來却無馬你那里併下馬  
來時與他騎將去廝殺拏馬但是紅羅山錦州來的好  
人敢併鎗的便與馬騎了支米兩石我教宋奉御來看  
着保兒支分須要一一整齊若不依了時從軍律治你  
依了我說的明日拏了敵人的時節便見你每功勞

洪武

三年正月  
二十日

母舅說與保兒知道和濟格爾將到手本一个上面寫著的皆是犯號令的人手本上打的也打的是殺的也殺的是若不如此這作歹不怕你在那軍中調守許多軍馬務不要偏向凡事都要中平服人但有偏向不能服衆中平人喜

洪武三年二  
月初五日

再說與爾家屬三月二十五日起抗已至京師房屋具備了我心已安也教爾知道

洪武三年  
四月九日

說與曹國公李文忠吾興師肇業諸將勤勞風霜連年  
久矣朕所不忍前者北敵犯邊遣征北大將軍太傅中  
書右丞相徐達及右都督宋國公馮勝并爾等將兵邊  
陲多方備禦今北敵既遁迹二心之民畧入可無大患  
矣然又聞忽有敵騎五十匹及從騎驀然來哨又不可  
算無敵故遽文至軍中令徐將爾諸人塞上過冬日夜  
思之徐馮諸將已勤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  
將一切大小侯省指揮等官騎士潛養銳於山西以防

外寇教徐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勲敵人出沒爾

獨當之當深謀以備勿怠告

洪武六年十月十三日

說與曹國公知道如今塞地草青戰馬當肥此時彼中必知我軍中動靜今後再有些須戰馬時可候他果實如何得他彼中虛實料我十分得勝時方纔出軍與戰若不能知彼止於知己不可輕出得勝之後絕不可深追徐馮二將已於四月初六日至京但與議論彼中事務二將自言不容在家久住月內就行爾當訓教軍士整齊

隊伍以候二人至此親筆到日可將那里守禦的步軍權時撥與馬軍看馬軍既不在那里留守呵明日戰罷了時馬自回京來步軍仍各還衛軍中一切事執十

分謹慎諸侯省官都知道

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親筆

說與曹國公知道四月初十日特點齊解赴京師隨即釋放詢問元君及王保保所謀何如本人但言四五月必戰凡戰必在天城白登地面又說王保保若見我這里馬軍好歹退一退佯走一走等我這里馬軍離了步軍時

他却來與戰再說道王家這小的只是用拐子馬熟更  
說必有伏馬特默齊親聽得的謀算不敢虛說如今我  
問得特默齊這般言語彼中虛實頗得其陣勢伏兵皆  
知之矣今後本人若到天城白登來時我這里務十分  
仔細戰勝不可深追切莫速戰當持久以待彼中動靜  
然後發兵庶得穩當不可輕易謹慎謹慎  
洪武七年四月初十日親

筆

母舅親筆教保兒知道如今遼東已勝了北方敵那里

時下不敢輕動即目鼐爾布哈與巴延兩箇在鴻哈灘  
自廝殺鼐爾布哈止有三千馬軍有二千能的其餘無  
用巴延有馬軍約二千名止有五百精銳見都互相殺  
的弱了正好攻取我調湯和前去陝西率馬五千之上  
往北行今便更調爾往西行將馬軍好的五千就大同  
一千太原五百共六千餘名於保德州渡河南手裏教  
湯和引著北手裏爾攻鼐爾布哈後火速於二月十七  
日午時出西北門星夜西行與濟寧侯同去道兒且留



北平大將軍月書到來

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親筆

說與保兒知道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月犯房第二星主  
次將憂又二月初六日木星退行犯太微垣左執法星  
主將相憂又三月初八日火星犯井主將軍有罪我如  
今將這應有天象一一寫將去爾看爾宜晝夜謹慎思  
威毋得妄行日省自身修德以感天人不致事生可保

富貴

洪武九年三月九日親筆

說與大將軍知道梅二舍來方知王保保真實消息那

廝如今東去北平七百里南離大同五百里把做勁敵  
呵去我疆場甚不遠不可不備時當夏首塞上馬肥恐  
彼又來相擾況四月五月以天象言之秦晉燕三地分  
有戰未知正在何處然此則是大將軍處整兵謹備觀  
隙而動赴京一節尚未可輕回

洪武九年四月  
十二日親筆

老舅家書付保兒教爾知道驢馬做的人當自從守住  
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來我的令旨為開按察  
司衙門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着船便似教化

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裏官賣物事及至開我  
令旨不許軍民頭目來聽審行號令但有按察司裏告  
狀的割了舌頭全家處死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  
仁我禁人休去張家那下買鹽他從江西自立批文直  
至張家鹽場買鹽江上把截的不敢當儘他往來南臺  
城裏倉與庫四處俱各有物其餘多等不仁不孝的勾  
當我心裏悶說不的許多保兒且知道這幾件爾父親  
到時自有話與他說也保兒守城子休學驢馬爾想爾

母親爾便休惱我凡事依首領官行那家好男子他好

公主的父親以致這弟

闕

做的事好驢馬所言

驢馬者朱文正也的令史都弄

此下年久損落不可考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李潢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湯垣

謄錄監生<sub>臣</sub>劉天綸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詔令雜考三

太祖取雲南前後事宜錄自內閣者附於後

勅諭左參政張統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榮身家以顯父母嚮效賢人之道也卿當日省月覺以下愚沒世無稱為戒今命卿

西南方面重任正君子道興之日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羣之材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能動物則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制諭征南將軍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教都督謝熊等於雲南開設都指揮使司謝熊都指揮使掌印馮誠指揮使左封印戈預指揮使右封印雲南諸處守禦各衛所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洪武十五年

年閏二月十五日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  
兵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  
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御既有其省數出  
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  
取之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  
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布政  
使司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官替回

洪武十五年閏  
二月二十五日



勅諭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都發去廝殺等得漫濟畏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合令那處蠻人

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  
衛令六詔羿子等蠻人等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  
道路易行軍士勢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  
分守各處深入萬山蠻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  
便符至之日諸將當美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  
方敢旋師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  
月二十二日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徐保至京方知大  
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箐諸蠻

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徑隘必深謀遠慮將永  
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諸處軍士會於一處  
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蠻無所逃矣近人自七星關  
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人夤夜持火照道挈家盡逃入  
靄翠地方避難符至可著令務要蠻人獻將出來其關  
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不隘人馬經行  
必著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通此路以接普定其芒部  
必當盡獲首目前來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  
八月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雲南地方糧食  
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庶使軍官軍人不  
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回諸夷作亂人少難以  
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逃軍的緣故說與各  
處守禦軍士知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逃軍人但下路  
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殺的  
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即將藍  
玉費聚吳復王張郭三都督幾個領軍的會做一處搜

山殺蠻軍執即大蠻人地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  
教軍守止於赤水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  
黑張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  
雲南便益其水西靄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踏盡  
了然後方是平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說的不知可  
行不可行軍中自從其便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涼侯安陸侯  
知道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路道

上未通行兼說目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固守不肯那移久後軍馬飢荒了符到水西留四百守城看靄翠變也不變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定應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漫濟住處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著如勅奉行欽此

洪武十五年九

月初二日

又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蒙若半  
真半假來歸且虛待著東川若降亦虛待著且把軍十  
數萬都調毋役西蒲等處盡勦了然後復往烏蒙東川  
水西人在後下手當日回奏除欽奉行外

洪武十五年  
十月初十日

禮部為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華蓋  
殿早朝欽奉聖旨征南將軍奏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并  
雲南土官等既降又叛因此自六月從雲南將兵由仁  
德府將東川牛羊收與軍計羊三萬牛一萬又烏蒙邊

上經行收羊六千牛二千五百至烏撒收到牛羊五萬  
芒部牛羊四萬這般說他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處  
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誠引將軍去路壞了  
好地面當初我這裏用兵只為普定安贊招咱每的軍  
藏了有罪的人去拿安贊安贊已拿了取雲南的緣故  
為雲南梁王使人來俺跟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  
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被俺收了  
那各處土官不曉事叛甚麼若曉事不作歹呵將那大



軍踏踐壞的人口頭匹納差發呵幾年用得了那廝每  
許大地方如何無一個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  
人事可惜攪壞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  
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己當差休做歹不聽話呵  
俺再用心他每當不得本部再開聖意仰西南諸夷悉  
宜遵守毋蹈前非須至榜者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為  
蒸黎各擅是致廢興民不聊生朕秣馬利兵於江左控

殄三十萬以觀諸雄弗成乃命征北大將軍平元都肅  
靖華夷奠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  
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嶮弗庭納  
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  
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  
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雲南地方所居人民士農工商各安生業

一雲南諸夷處所有便於水草牧放者仍舊

一本處人民既以歸附各務生業毋得擅帶弓箭執把鎗弩敢有違者擒而罪之手無兵刃乃我良民若害及無兵刃者治以重罪

一本處人民往往製造毒藥有傷善良詔書到日毋得似前違造

一本處人民歸附之後凡有訴訟須要經官陳理毋得擅相讎殺

一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夷土官既降復叛潛害兵士

若便盡行勦捕緣罪苗長恐累良民今事已定其有畏  
避軍馬逃竄山林者詔書到日自行出軍投首與免前  
愆仍舊生理間有首惡仍復不悛潛匿山菁有能擒獲  
首告者重以優賞

一普定普安西寧等處使客經行驛路本處土人潛入  
深菁邀阻往來發兵搜捕已行得獲今後人民各安生  
理毋得似前阻滯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自永寧至烏撒衛由可渡河亦係使客經行大道本

處土人毋得阻滯人行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廝及  
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今後各處土官毋蹈前非  
隱藏有罪之人

一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  
為師範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  
一民間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設養濟院月  
給口糧以全其生

一各處仕宦人員流寓在彼及本處人民如有懷材抱藝願仕者有司禮送赴京以憑擢用

一雲南至畢節立界牌牌上寫著土官把事名字教他供給守禦處糧食如是地界上截子軍照依地方勦捕缺供給也去照依地方勦捕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紀事奉御徐保傳奉御筆聖旨軍中要十分仔細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畢三次主軍中有大戰防水中下毒有奸謀若軍下營

處須自穿井吃水若無糧時不要守城聚集大軍不問漫濟在那里直要尋見拿了方守城奉御徐保口傳聖旨

一舊有各處官民人等因兵隔越願還鄉里者聽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

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諭總兵官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艱今雲南雖得就中

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瀘叙食糧優養其意甚好又不知於瀘叙可過幾時若軍駐瀘叙不久欲過曲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里土民可供幾何通候食至明年新運糧交過可以放心不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日之勞每人來說亦子九寨人民密邇四川恃嶮不當差撥今遍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士甚是不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赴時於內食踐糧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



獲此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

食瀘叙軍糧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  
六月初二日

諭征南將軍總兵官潁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昌侯藍  
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  
官間問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  
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地已四十年矣近聞雲南大理  
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梁王無力  
克復至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密回軍

一節可遲可速自當仔細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  
軍回時其途中亦子九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  
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翠佑下阿呂雨宗碎  
瓦得阿胡阿遣等助烏撒殺害軍民的這幾大軍既  
回經由便路合就勢畧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  
不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  
武昌有船隻載回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二十七日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西平侯沐英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思復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擔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石止得四千餘擔以守禦軍士每軍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接明年夏麥尚有六個月無糧相接未審那軍以何充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逃軍逃日久城中必虛蠻

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創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諸郡收集糧米接著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穩當方可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七月十日

二日

奉天承運諭征南將軍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

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  
來雲以駐牂牁未幾捷音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  
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  
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威  
來八旬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著彤庭英  
風遍播於華夷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奈山川嶮  
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勅然耶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

年八月  
初五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  
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  
信服焉前武府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  
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  
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  
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  
勅施行毋怠

洪武十六年  
十月初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靈統一寰宇薄

海內外罔不臣服曩因雲南恃嶮弗庭阻我聲教是用  
命將致討今已平定爾車里即聽一介之諭乃能向化  
來歸遠貢馴象誠意可嘉今因使還特遣正使左言龐  
源副使定定陳均往宣朕意并賜以金段表裏各四卿  
其欣承以盡朕撫安之道咸遂其生則予汝嘉故茲詔

示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曩因雲南匿有罪納逋逃惑我邊  
守命將潁川侯帥甲士三十萬問罪梁王其西南諸夷

從拒敵二載餘今已平定惟金齒之疵實額森呼圖克  
之為非平緬之謀又爾平緬不恃遠嶮生歸指揮王真  
等事大之誠可驗矣嗚呼造福福民福歸於己首禍殃  
民殃將自受茲爾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興師入黔中夷人效順悉歸  
版圖然其間山谷嶮昧蕃漢錯雜習俗殊異朕每卽其  
豪強長而任之不欲數為紛更者期於安邊息民耳景  
東土官俄陶懷忠內附不煩王師居守征從並著勞効



脩朝首歲臣節益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方特授中

順大夫景東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

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迺者命將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從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之初萬里來貢似茲忠款宜

加旌摧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

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御遠人之道得其地則  
署土官以掌之務輯夷民使安生業以廣一視同仁之  
化也曩者大軍平雲南爾高政酋長一隅輸情納款招  
集民庶迭著功勤朕甚嘉焉今命爾為奉議大夫楚雄  
府同知於戲官成不怠而福臻徂集從欲而咎至克盡  
貳職益懋前修以副朕委令之意往欽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所至為討不庭務在懷來服從即  
止前遣大軍平雲南凡能歸附効順者皆不失職爾阿  
撒太和縣正千夫長兼試千戶職事舊為土官自知嚮  
義送款轅門資助兵費繼從征討頗著勲勞今命爾仍  
管兵士守護邊疆若能益加公勤及時訓練鎮靖彼方  
則當考功實授以示寵擢敬哉敬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月十一日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安侯平涼侯南安侯同

紀察司官于奉天門欽奉聖旨說鑾子每只怕馬爾每  
到那裏大理有些銀子看有多少就將那銀子買上一  
萬馬放在海子裏看養操練上下關都要做城子海子  
裏打幾隻船兩頭來往行走好生撫恤那里百姓欽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中國之於四裔猶衣裳之有冠冕  
水木之有本源分至明也故忠順者受賞昏傲者罹禍  
時乃天道非朕敢私爾土官那直望著邊氓祿承世守  
及朕命將南征輸誠款附以全其衆今年春修奉職貢

萬里來朝朕甚嘉焉特授中順大夫元江府知府爾尚  
益勵忠誠以安夷甸則子子孫孫永保世福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  
月二十七日

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兵部欽差鎮撫周仁翟忠傳  
奉聖旨恁去說與雲南大理等處守禦衛所有發到的  
有罪斷發軍人編入伍著他種田把關去處盤獲有罪  
斷發但是曾刺字不刺字的刺旗不刺旗的逃囚軍人  
拿住發與原衛所將為首逃的廢了示眾又各衛所上

緊屯種儘問軍人每若是有糧便差內官送將家小來  
欽此

洪武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御寶制諭總兵西平侯  
等雲南係在徼外金齒亦甚遐荒曩者諸將平定之後  
疵焉於是命指揮李觀率兵撫守其境因守忠誠今年  
但患叛而能平定之朕甚嘉焉今差人往勞及首密謀  
總旗者爾西平侯等速為用心撫字使知朕意如制奉  
行欽此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欽奉御寶制諭雲南都司西平侯沐英制書到日將原撥守雲南等衛官旗照名陞用此數係是蒲坐原撥數目如有一切事故備細開來止陞見在官旗小軍舊者陞小旗舊者不足新軍在洪武初能者亦可陞用除補各衛數足外其餘官旗赴京如制奉行欽此

一原任指揮同知今陞世襲指揮使

一原任指揮僉事今陞世襲指揮同知

一原任正副千戶并衛鎮撫今陞世襲指揮僉事

一原任百戶今陞世襲副千戶

一小旗陞充總旗

一為事復職征進官止依舊授職事

皇帝制諭車里軍民府知府刀坎曰朕承天命君主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哉然而聞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誠以待之所以內外無間遐邇咸安也誠以天下至大生齒至繁非一人所能



獨治所以所在酋長朕特各因其俗俾之莅治其民未嘗設心吞併妄興九伐之師曩平雲南惟爾車里不候我師之至速遵治化朕甚嘉焉所以特遣使者齎朕詔諭命爾仍守其土以安生民獨麓川平緬恣肆強暴吞併地方嘗為爾車里之患及雲南既平天命擅興金齒之役後納款奉貢朕重念民罹兵禍特原其罪俾守舊疆悔過自新何期稔惡不悛今歲復敢肆侮跳梁西南以為景東之役上天照鑒罪不容誅今特遣禮部主事

劉之微舍人劉瑾丁子良齋擊朕命陞爾車里軍民府  
為軍民宣慰使司以爾刀坎為亞中大夫車里軍民宣  
慰使爾當合謀於隣邦凡與麓川平緬有讎者幾邦報  
來朕當奉天之命發大兵一同聲罪致討誅鋤兇惡復  
爾原失地方安爾居民爾其精白一心必如朕命以成  
乃功故諭

洪武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皇帝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張統曰唐虞  
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

不備述簡畧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所以君  
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誠信  
相孚上下皆然也吁今之人不然尊善弗從縱欲如流  
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  
人為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  
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違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  
夷自生釁端發兵討平命官撫守爾張統者首行今五  
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莫安黔南亦

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  
二牧官守惟統為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洪武二十  
年三

月二十  
五日

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  
通源都指揮甯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祥品甸  
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名自平  
緬歸朕靜聽數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叙  
及有倫叙處皆百夷詭詐萬端雖數千萬言並無一語

可信者由是觀之此蠻夷甚有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勅符到日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蘭蒼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排柵麓大每處火銃收拾一二千條或數千百條雲南有造火藥處星夜煎熬以備守禦寇來勿輕戰相機必勝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人以今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知事勢輕重一概張威貽笑諸夷爾來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

廷下被污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並不許一人差  
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答大概數句若無文人至毋  
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麓川之地可  
入版圖矣固守此言毋得輕與往來若使往來中彼侮  
慢絕跡不交默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諭

洪武二十年  
五月十一日

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  
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教之  
民人皆生拘戍守其地非德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

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懷德所以命守金  
齒以掌其事為此也餘發不才之人集數不下萬餘皆  
奸儒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制治者也況所發軍官  
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功放肆之  
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  
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  
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倘失  
機悞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勅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

囚徒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庶可守城之道練因為  
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每丁實守地幾尺幾丈務要分  
派精明其囚軍倘有專憑口舌不奉軍法即斬之符至  
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戶鎮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  
官跟隨出入故勅

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曲靖軍民府霑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時  
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樵字一號勘合批差鎮撫  
成謹到州為軍務事比對勘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



二月初十日本府僉都督王誠等官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霑益尋甸建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祿肇不肯當差芒都東川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暗地往來要與我每廝殺不想東川芒部討得分曉了方過去如今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祿肇地面上種二年田亦去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種田二年方去白夷廝殺我則這般要與白夷廝殺無糧難去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

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廝殺却不省了我每行遠路我每  
自種自喫著修營寨成家在東川芒部地面上請白夷  
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  
與我每戰俺的差發不當白夷差發却當說與水西等  
處土官這東川芒部人祿肇人爾每休藏他走在爾地  
面爾隱下了不便與爾土官早前我買馬征朔北他每  
不肯如今朔北征取了也他每不曾將馬助氣力倒通  
了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聖旨事意備

云前去仰欽依施行

右軍都督府為勦捕思倫發事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日本府僉都督張銓等官於大庖西欽奉聖旨雲南在中國西南曩者元世分命梁王世守其地自朕有天下凡四夷酋長能奉天命奠安生民者朕未嘗輕於征伐惟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為不道容納逋逃數為邊寇虐害生民由是命將軍賴川侯率甲士三十萬聲罪致討蕩平地方諸夷來庭者悉令世職以撫其民獨麓

川一隅始則肆侮於金齒諸將莫不憤惋欲行勦滅朕不忍再勞軍士故不加誅姑容納款彼乃弗遵聲教潛納有罪入為邊患朕遂命將帥師沿邊屯種以鎮邊疆今彼又復率衆來寇狀聞朕即發兵二十萬徑往彼處近捷書來奏已為邊將所敗殺獲人衆數千象四十餘隻遺衆遁歸然所發二十萬衆已在中途不可止遏必欲問罪於彼爾右軍都督府行下沿邊車里軍民宣慰使司順寧府元江府等處土官知道教車里整飭兵象

其餘土官各備兵甲聽候大軍會合勦捕今後但有麓川商賈往來各處者就行捉獲解赴京來欽此都府今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元江府文書到日火速行下所屬土官欽依施行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明年屯種直到雲南仰本府將應有的軍馬整搦精銳衣甲器械齊整俱要操演聽候大軍到日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許怠慢

劄付車里元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劄付車里一道除同前外  
一款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肇祿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  
部屯種直到雲南速將本司軍馬整搦精銳衣甲器械  
整齊應有的象隻或一千或二千俱要出來操練聽候  
大軍到來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可怠慢洪武二十  
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旗手衛指揮劉玉到傳奉聖意

一若彼有三萬我有四萬對住另將好軍或一萬或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著或相去一程二三日殺截他歸路看緊慢就取者吉寨并打景東與他相對著的軍日夜粘住不許他退設若那廝見後面軍大攻動城寨退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個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回地勢何處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百二十人墜一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座臨行一根木頭四人可

扛行者到跟前圍了立起來便行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將三五  
千馬出在那廝後面三四程攻打後寨那象也則是嚇  
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十隻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  
般打則是行遲沒馬身小行快人趕得上他若無馬時  
及馬少時你每則步軍對住陣後往來著馬折衝或數  
千馬或一萬馬來往沖近跟前射象不多時便拿得他  
住若大軍到了二十萬時止將對得住的幾萬與相對



持著便著十四五萬去後面五六程下營攻取城寨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沐都督到傳奉旨意各項

事件

一如今凡拏住的夷人戰象休將來留在雲南教馬如  
今京師發狠教象來雲南近日真蠟國王真個經由占  
城安南趕到象進貢又俺自家廣西十萬山內拿了二  
百三十隻京師累年安南占城暹羅等國進到舊象八  
十餘隻已自教成了備辦明年發至雲南今遍不用象

得了此夷京師象隻還往雲南來也不來時明年春間  
發不用分開各城子裏養回話來

一設若白夷有人出來說話求免時間他索取後項物  
件金齒損了的官軍將出一萬五千馬來纔賠償這些  
人景東節次損了出哨官軍將出五百象來賠償更出  
屯牛三萬頭青腿象奴三百個方纔罷征

一件如夷無人來時並不許差一個人去

一設若白夷差人到時正人送赴京師小人放回一二

一今秋景東蒙化樂家等處糧在地者令兵收拾

一白夷此敗後一邊差人說話一邊差人做買賣若如此但係買賣人不問何等幹事人盡行送赴京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欽差錦衣衛百戶吳昇口傳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庖西欽奉聖旨你趕上賴國公和賴國公說趕不上時直到雲南與西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萬九千有零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站急遞鋪口使了的餘外的見一戶要

一丁自備鎗刀跟大軍下營征白夷若不肯去的等大軍征了白夷回來著總兵官領軍拿下遷了欽此當日又欽奉聖旨說與西平侯著吉安侯平涼侯在倘塘驛上下緊要處屯種那些軍來出軍著南安侯回來說與他沒了嫂子教他來欽此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七